

候時的餓饑

著之明艾



社版出耘耕

饑餓的時侯

著者 艾明之

發行人 黃新

發行所 耕耘出版社
上海華龍路八十號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重慶

版次 一九五〇·一·滬二版

· 有所權版 ·

目次

幼芽	(一)
胡金發和他的女人	(一八)
春旱	(元)
張老頭	(四一)
飢餓的時候	(四)
小人物的悲喜劇	(七〇)
迷失	(九九)
城市之光	(二七)
在產房中	(二七)
插圖九幅	丁聰·朱金

幼芽

老實說，第一天對着這班女孩子時，我心裏有一種極大的自恐和慚愧的。對於自己這一點淺薄的知識近乎欺騙的拿來販賣，委實覺得過意不去。然而不久我也就釋然了；她們對功課的漠視，像完全爲了將來而囤積一些化妝品似的淡漠，使我安心，而且好像多少犯了錯的人，忽然想到這錯誤應該由別人來擔負一樣，於是我心安理得的在她們面前做起老師來了。

可是，當我注意到崔琦這女孩子後，惶恐和不安的情緒却又沉重的壓了上來。

那是上國文課的時候，照例我在上面像鴨子一樣機械的講着，學生呢，嘴裏嚼着巧克力糖，手裏玩着好看的別針，紙花，雖則輕聲却顯然毫無顧忌的談笑着。就在這時候，坐在最

後一個坐位上的小女孩忽然站起來。

「老師，」她低聲叫，「這「他們」兩個字是指男的還是女的？」

我怔了一下，心裏覺得詫異；因為我上課了幾天，還不會有人站起來問過，而她的問題又提得如此別緻。

「如果沒有特別指明，」我走近她身邊，說，「通常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時候，可以用這兩個字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一定要用「他們」呢？「她們」就不可以用嗎！」她略微傾側着頭，用那份和她的年齡不很相配的嚴肅望着我。

「習慣上一般人都這樣用，」我更其驚訝了，「用「她們」的時候，大都僅指女孩子們而言的。」

她顯然不很滿意我的答覆，站着顛了顛腿，似乎還想說些什麼，結果咬咬齒唇忽然坐下去了。

「就這樣不公平嗎？」她終於脫口說：「女孩子和男孩子在一起就不能用「她們」！」

說着，臉上閃過一道悲憤的黯光。

她並不是一個能以外表引人注意的孩子。下身穿一條大人翻改的工裝褲，一雙過份寬大的黑布鞋。九月尾了，上身祇穿了一件粗布短衫，人很瘦小，臉像一張乾黃葉子，又黑又削，唯一吸引人的是那雙黑溜溜的大眼睛。然而當時並不會注意到，幾天過後我也就把她忘記了。

接着國慶節到了，我被校方派來跟孩子們排戲，所有的角色都選好了，就差一個工人的妻子，找不着人扮演。

『崔琦！』一個穿花綫毛衣的孩子，把手一舉，站起來。

『崔琦！崔琦！』

『對！崔琦會做的！崔琦！』

好像油鍋裏撒了一把鹽似的，學生們一齊充滿了笑聲的應合起來。

崔琦默默坐在角落裏，小臉子變得又青又白。

『不！』她身體微顫地站起，緊緊咬着嘴唇。

『不！』她重複着，『我不做！』

『爲什麼啦？』我問。

她那灰白的小嘴輕輕地抖動着，忽然坐下，把臉埋在臂彎裏輕輕抽泣起來。

學生們笑得更厲害了。有一個還離開坐位，用毛筆在自己臉上勾劃着，做出一個臉上很骯髒的人的怪樣。

下了課，我把崔琦叫到房間裏來。

『不做就不做好了，』我微笑着說，『哭什麼呢？』

崔琦已經沒有哭泣，默默地直立在我面前。這時，用手把頭髮一掠，悲憤地叫道：

『老師，她們在譏笑！……』

『呵！』我驚奇地切斷她：『沒有誰譏笑你啊？演一個工人的妻子的角色並不丟臉！』

『不！老師！……』她停住，沉吟了一會，猛一下抬起臉子，很快地說：『她們是笑

我的爸爸是一個做工的。』

『你爸爸在那裏做工？』我竭力使聲音變得柔順地問。

『在機器工廠裏。』

『你媽媽呢？』

她的眼圈好像醃了紅墨水的棉花一樣忽然潮紅起來。她把身體伏在桌上，頭彎下來，用力互絞着手指，半嚮不說話。

一種不幸的預感微妙地蓋上我的心裏。由於好奇，我仍又追問了一遍。

『死了。……』她梗塞地迸出了兩個字。

『什麼時候死的？』那預兆現在變成一根鐵棒似的，猛力朝我心裏戳了，我覺得自己顫了一下。

『去年，在桂林死的！』說着，她站起來挨近我的身體，好像怕我看見她的眼睛似的。

『你是桂林人嗎？』

『不，』她搖搖頭，『我是浙江人，爸爸的工廠搬到內地，我們才到桂林來！』，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，立刻又抬起來，決定一件大事似的斷然說：『不哭！我不哭！爸爸叫我不哭的……』她匆忙用手擦了一下眼睛，一旋身拖着那雙大布鞋跑出去了。

她聽從我的勸告担任了那角色。在排演當中，她認真，而且成績很好。常常排演完了的時候，她便跑到我房間裏來，仰起小腦袋：

『老師，日本人爲什麼要打死那工人的女人呢？』

『因爲她在反抗他們啊！』

『爲什麼要反抗呢？』她皺了皺眉頭，『不反抗也許會活着吧？』

『不會的，你看那個做小生意的女人，』我引出戲裏另一個人物，『她一點都不反抗，到頭還不是被日本人打死！』

『唔，那還是反抗的好！』她的大眼睛倏然亮了，『反正都是一樣的死嘛！』她沉思着，好一會，又自言自語說起來：『要是媽媽也到前線去打仗，也許還不會炸死呢！……：……：……不是？老師。』

我被一陣突然的感情所激動，沒有回得上話，祇苦澀地笑了一笑。

雙十節那天，學校舉行慶祝，同時招待抗屬聚餐。話劇要開場的時候，我忽然發覺不見了崔琦。先是我以爲她出去一下就會來的，因爲在排演的時候，她就從來沒有遲到和早退

過。但我這設想落空了，好久好久都看不見她，我有點着急，把孩子的化裝交給同事，便跑到外面找。

崔琦蹲在一個中年女人身邊，一面和那女人懷裏的小孩逗着玩，一面還仰着頭和那個頭上繫着一塊花帕子的中年女人攀談。

「崔琦！」我略帶惱怒地叫，「怎麼還不來化裝？」

她微笑，直視着我的臉子，朝我走來。我拖着她的小手往後台跑。她忽然仰起小臉，用一種奇異的充滿幻境似的聲音說道：

「我要是有一個媽媽够多好……」她輕輕地說着，好像不是說給我聽，而是向她自己心裏一個什麼人要求似的。跟着，她的眼睛發亮了，顫抖地自答道：「不過她們怕也看不到爸爸了。……」

她嘴角上的微笑消失了，忽然摔開我的手，一直向前走去。

在台上表演的時候，她演得很好，害得那些女人都悄悄用衣袖醒鼻子，陪着眼淚。但我知道，她的心裏被什麼攪擾着，她的成功應該不止這一點的。果然戲一完，她又跑到那中年

女人身邊去了。

『你爲什麼戲都沒有心演就掛念那女人，崔琦？』

我過後問她，她扭動一下身體，勾下頭，不好意思地回答：

『那真像我的媽媽呢，……：我要是有一個媽媽够多好！』

咬了一下嘴唇，好像決心要把什麼東西咬住不讓它冒出來一樣。隨後，她摺一摺頭髮，挺起小胸脯走開去了。

在我眼前出現了一條黑暗嶙峋的小道；一個小女孩伶仃躑躅着；她不時回過頭來，悄悄的掉幾顆眼淚，但生活的錘子一下一下的落在她身上，使她挺胸，使她倔強，終於使她回過頭來邁前走去了。

現在我心中的重担益發沉重了。我儘可能地把我的課程教授得好一點。雖然那些學生們也仍然嚼巧克力糖，玩雕花別針，對功課毫不在意。但我的眼光偶然落在崔琦身上，她凝然端坐，勾下頭，正直的鼻子準對着書，這付模樣那麼有力的激勵我。她那對於我的講解透徹瞭解時，便猛地抬起頭來，翻眼的一笑，給了我那麼多喜歡，以致其餘那些學生對功課漠

視的悲哀都很快從我心府裏飛越出去了。

我對崔琦更其愛護更其注意了。而我越注意，這女孩子對痛苦，對生活，對一切不幸的遭遇的不屈的抗爭，也就更加深刻地刻在我的心裏。……

她吃飯的桌位就在我們教員的隔壁，因此每在吃飯的時候，我便更加清晰的觀察到那顆晶亮崇高的小心靈。她默默坐在凳子的一端，低着頭，緩慢地扒着飯。和她同桌的，每個人的面前都放着家裏給送來的私菜。她們故意挑着那飯裏的稗穀，用筷子把碗沿敲的叮叮響。她們很快的把桌子上的菜掃光，然後再招呼自己的朋友，端了自己的私菜到一個角落上去。這時崔琦一個人坐在那裏，靜靜地用一點殘湯淘淘飯。有時連殘湯都沒有了，她吃了幾口白飯，實在哽塞得嚥不下去，便禁不住放下碗長長嘆口氣。可是一接觸到我的眼睛，她便又端起飯碗大口大口地把飯扒進口裏，並且挺挺胸，朝我扮一個使人寒戰的微笑。

這一天，崔琦忽然沒有在飯桌上吃飯。原先我以為她病了，上課時她却又依然那麼沉靜地坐在那裏。因此第二天我再看見她的坐位空着時，便趕緊吃了碗飯跑出來，想看看她。

我在學生廁所的角落上發現她。她背向我，匆忙地把兩塊小小的高腳饅頭往嘴裏送。她

顯然料想不到會有人來，因此聽到我的脚步聲，立刻迅速轉過身，一面下意識的把手藏到背後，臉色都嚇難看了。

『噢，爲什麼不到飯廳吃飯在這裏吃零食？』我吃驚地站住，問。

她看見是我，彷彿放心了一點，臉色也悄悄紅起來。她把嘴裏含着的嚥下，手依然藏在背後，慢慢地挨近我身邊。

『張先生說我，說我上個月的伙食還欠了錢，』她抬頭看了我一眼，接着說：『上個月的伙食錢不拿給他就不能到桌上去。』

張先生是學校裏的事務主任，我立刻想起那付酒糟鼻子和大嘴吧的臉子。崔琦見我沒有說話，便又自言自語說道：『我怕不能讀書了。……』

她忽然頓住，眼睛一紅，趕緊低下頭，掩飾地用腳擦擦地上的石子。

『爲什麼？』我驚異地問。

『爸爸工廠關了門，』她沮喪地說：『飯都吃不成了，那裏還能讀書呵！……』

這時，學生們已經吃完了飯從飯廳湧了出來。一個穿着秋大衣戴紅絨帽子十二三歲的女

孩子衝出去，朝那個送飯的鄉下女人喊道：『金嫂！給媽媽說我不喜歡吃牛肉！……知道麼？……』崔琦呆呆地望着那裏，半嚮，忽然嘴吧一扁，手裏捏着那一小團饅頭很快的從我身邊擦過。

我是剛到這學校裏去的。我孤獨，同時也窮得很可以。因此當我從張先生那裏知道了崔琦所欠的數目後，我悲傷地絕望了。我沒有能力幫助她了，而且在這周圍我也找不出另一個肯幫她可以幫她的人。

下午上第三節課的時候，我看見崔琦不時暗暗地摸着肚子，皺一皺眉，臉色更加蒼白了。但她的眼睛却依然那麼凝神聚意的注視着她的書本。她是不是感到飢餓了呢？想到這，我的聲音好幾次變得哽塞了。

『老師！』坐在崔琦身邊的那個學生，忽然叫了起來：『我不坐在這裏了，崔琦的肚子老叫得那麼響！』

她撈着鬼臉說，而且真的離開座位，坐到前面那個空位子去。她身體一抖，便有好幾顆巧克力糖掉下，趕緊奔回來，害怕我發覺似的悄悄用腳踹爛。

那些聽得發悶的學生一齊嘩笑起來，好久好久才停止。我回過頭望望崔琦，她的影子，被夕陽反映在牆壁上，像一隻餓瘦的蟋蟀一樣，微微抖索。我覺得心痛，那一節課就沒有再看她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我買了一些糕餅。學生們都在飯廳，崔琦一個人捻亮電燈坐在教室裏看書。窗外已經黑下來了。已經是十一月了，崔琦身上依然穿着那一些，祇在破舊的工裝褲上加了一件西北毛線背心而已。

『崔琦，這個你拿去吃。』我在她身邊坐下，把糕餅交給她。

『不！』她咬了一下嘴唇，車開頭；『我剛才吃過來的。』

『吃什麼的？』

『大餅。』

『你沒有吃飽的，快拿去吃！』我近乎叱責地強逼她，並且把糕餅塞在她手裏。

『不！』她好像觸了甚麼地向後張開手，『我不要，爸爸說過，我們雖然窮，還是不要吃別人的東西！』

我激動地震了一下，強勉笑着，放低聲音：

『崔琦，先生送的東西是可以吃的！』

『不不不，』她大聲笑着，掙開我的手，逃也似的拖着大布鞋跑了出去。

以後我又買了幾次吃的給她，都依然沒有被接受。我想起那家關了門的工廠，那徬徨在廠門外的爸爸，以及流注在這孩子身上的倔強耿直的血脈，我於是更加深愛這孩子了。

可是，和這深愛等級地濃厚起來的，是對於不幸行將來臨的預感的慄懼。這慄懼好像一小塊水銀似的墮在我心底，沉重，悶窒，疼痛；不久，這不幸的預感終於變成事實了。

那是一個停電的夜晚。我改好卷子，坐在窗子前面。秋深的夜晚，周圍的烏雲浮動在天邊，就恰像一羣骯髒的豬隻擠在泥溝裏洗澡似的。我對着天空望，看着月亮怎樣用自己的光力推開烏雲，把光芒撒到地上來！這時我想到了崔琦，想到這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的過去與未來的命運，想到她昨夜問我的：『老師，為什麼打平了仗工廠反而要關門呢？』『老師，為什麼我爸爸一天到晚做事還是吃不飽飯呢？』想到這裏，我的心一陣陣地絞痛。就在這時候，背後的門輕輕開了，熟悉的大鞋底拖在地上的脚步聲驚醒了我。